莫言其人

进入10月以来，莫言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笔者也由此给予了持续的关注。2012年10月11日19时，这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，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。当喜讯传来的时候，我兴奋异常，夜不能寐。更有许多的朋友发来短信：您喜欢的作家莫言获得诺奖！于是就想，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项时，荣誉已不再仅仅属于他个人，同时属于他的家乡——高密潍坊以及山东，属于他所代表的祖国，属于整个中华民族。为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幸事！是祖国和全国人民的荣耀！10月12日一大早，迫不及待地给莫言发去了贺电，和莫言先生交往时的一些美好回忆也随之泛上心头。

我所认识的莫言

——写在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

牛钟顺

1 大年初十促膝相谈

众所周知，莫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笔者认为，读懂莫言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实也就是读懂中国人的生存方式、人性困境以及人性伦理和社会制度。从《红高粱家族》到《檀香刑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蛙》等，这些作品的价值力量，无一不在于敢于碰触现实，表达良知，传递人文关怀，展现人性力量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可以梳理出太多中国符合世界认同的文化价值元素，这也正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价值意义。对此，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莫言作品的评价——“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”，就已作了最好的诠释与证明。

作为莫言的忠实读者，笔者不仅写下了关于其作品的数篇书评，也与先生多有交往。今年正月初十，还专程去高密拜访过回家过年的先生呢。在陈设简单的房间里，莫言先生着一袭布衣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，像极了一个农村的教书先生。在与我们促膝而谈又相谈甚欢的过程中，不仅回忆了彼此之间的交往，也说起了他正在写着的东西。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，先生的时间是宝贵的，为了不至过于打扰，我们只好起身告辞。虽然当时天气十分寒冷，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时至今日，在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时刻，忍不住诉诸于这些文字，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。

2 潍坊学院笑谈升“官”

作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会议主持人，当我宣布欢迎著名作家莫言先生讲话时，只见莫言身体略微前倾，环视四周，先用自己的眼神与大家交流，然后在众人的热切期待中，开始了他的发言：“我这两天可是官运亨通啊。昨天我在高密被聘为一所高中学校的荣誉校长，一下子成了‘副县级’。今天我又被潍坊学院聘为文学院‘名誉院长’，一下子又升格为了‘正县级’。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‘官’在等着我呢？”谁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作家竟是如此的谈笑风生，风趣幽默，如雷的掌声和似潮的笑声便随之而起。

莫言先生是在2009年3月20日来到潍坊学院的。这天恰逢戊子年的春分，接连几天的风雨和降温悄然停下了它的脚步，阳光明媚，煦风吹拂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为了应聘担任潍坊学院文学院名誉院长，莫言先生从早上一踏进学校就步履匆匆，开始了他为期一天的愉快之旅。而笔者也在与莫言近距离的接触当中，从他所参与的一项一项活动当中，亲眼见证了这位老乡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和魅力。

作者（右一）和莫言的合影。

3 左手书法令人叫绝

上午十点，研究会成立和名誉院长聘任大会宣告结束。在去往图书馆门前进行集体照相的路上，莫言遭到了想要一睹大师风采的众多学子的围追堵截。有请求签字的，有要求合影的，有为了和他握握手的，有为了跟他说句话的……我左护右拦给其挡驾，可根本是无济于事。但莫言却不急不躁，有求必应，让人不只看到了他的幽默，还充分感受到了他的大家风范。

照相结束后，开始参观设在潍坊学院的潍坊文化名人馆和古籍馆。在讲解员的动情讲解中，在名人馆有关他的展板面前，莫言将脚步放缓下来，紧抿嘴唇，凝望沉思，静静回眸，默默无言。是记起了儿时的情景，还是想起了家乡的旧人？任谁也是不得而知。离馆之前，莫言凝神屏气，泼墨挥毫，“灿若星河”几个苍劲饱满的大字，仿佛印证了他此时的心声。在古籍馆里，他一边观看，一边向笔者询问该馆有无善本和孤本，有无明清以前的书籍。一问一答中，又让人见识了他渊博的知识和学养。

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，还没有去文学院呢。作为该院的名誉院长，岂有不见自己的学生和教师之理？而此时的文学院大楼内，数千师生已是翘首以待。一来到这里，莫言就笑着对尊称他为“大师”的师生说：“俗话说骗子最怕老乡亲，如果咱在国外还可以忽悠一下的话，来到潍坊可就不敢忽悠了。因为你的老底人家都知道，你一吹牛，人家可能就会回你一句‘你当年还偷过俺家的瓜呢’！”一下子把大家逗得乐翻了天。接下来让大家瞪大眼睛的是他的左手书法，只见莫言左手持笔，凝神运气，一幅字迹俊朗的“引领风骚”挥毫而就。

●回忆交往二三事

我读莫言

口嚼噙香《檀香刑》

牛钟顺

这个周末对笔者来说是有些特别的日子。参与接待和送别了来访的莫言先生，便开始在网络上读他的《檀香刑》。读《檀香刑》的凤头猪肚和豹尾。读凤头部的眉娘浪语、赵甲狂言、钱丁恨声。读猪肚部的斗须、比脚、悲歌、金枪、夹缝与破城。读豹尾部的小甲放歌、孙丙说戏、知县绝唱。直读得星河惨淡，日月无光！直读得拍案叫绝，痛快淋漓！直读得欲悲无言，泪洒胸襟！懵懂了半天才从作品中醒过神来，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到了现实世界中。

好一部令人肝肠寸断的《檀香刑》！那活脱脱就是一出正在眼前上演的撼人大戏啊！我敢断言，这是一部被作者使了魔法的作品，只要一接触到它，就休想再从其身边挣脱，就休想读个半途而废。就好比一个人坐上了滑梯，不一气到底就别想停下来；就好比那眉娘遇见了钱丁，任谁也撕扯不开。且看书中写道：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，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他们了。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庄严的签押房里，没有象牙床，没有鸳鸯被，他和她蜕掉茧壳，诞生出美丽，就在房砖地上，羽化成仙。

眉娘是何许人也？眉娘就是《檀香刑》中的女主角。一切故事都围绕着她来展开，围绕着她的亲爹孙丙、公爹赵甲、干爹钱丁展开，围绕着这赵钱孙又甲丙丁展开。当然也少不了她的傻瓜丈夫赵小甲，还有与她同龄的精明后妈小桃红。

故事发生在义和拳起事、八国联军兵临京城的公元一千九百年前后的动荡岁月里。德国人在山东半岛修筑铁路，高密东北乡的老百姓认为他们破坏了当地风水，便酝酿着寻机滋事。以娇妻遭到德国人调戏为导火索，领头的孙丙先是失手打死了德国技师，后又率领农民兄弟袭击了正在修铁路的德国人。如是，德国人岂会善罢甘休，便派出重兵将孙的村庄团团围住，不仅将孙丙活捉，村舍也被德国强盗夷为平地。最后，德国人决定用“檀香刑”来处死孙丙。

在描写这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斗争过程中，有两条泾渭分明的叙事线索，一条是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“檀香刑”，读得让人毛骨悚然；一条是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的恋情，看得让人回肠荡气。就在这两条线索里边，风流娇媚的狗肉西施孙眉娘，与扯旗造反的亲爹猫腔戏班班主孙丙，与与之相好的干爹高密知县钱丁，与精通历代酷刑的刑部大堂刽子手而把“檀香刑”用在孙丙身上的公爹赵甲，与糊里糊涂做了父亲帮凶的丈夫赵小甲，发生着纠缠不清的万千气象。

在笔者眼里，书中尽是连环套，一环扣着一环。每一个人无不是拼命挣扎状，每一个人无不是无能为力态。每一个语句无不彰显着人间的爱恨情仇，每一个情节无不暗喻着大清朝的苟延残喘。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捏在别人手里，他们的命运又都捏在慈禧老佛爷的手里。反过来，慈禧与大清朝的灭亡速度，似乎又攥在他们手里。他们的行将就木，亦即是大清朝的死期。事件的偶然往往寓于着历史的必然，从小甲咪呜咪呜的放歌中，仿佛已听到了大清朝咽气前的哀鸣。

“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。也许，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有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，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，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，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。”读读下面这一段，便知作者此言不虚：

“那天早晨，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；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。俺也想不到，一个女流之辈的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。俺更想不到，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，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、穿着长袍马褂、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，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，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。”这就是小说开篇眉娘的自白。

好一个著名作家老乡莫言！好一个写《红高粱家族》又被改编成电影《红高粱》从而使自己名声大振的莫言！好一个使张艺谋藉此成为大导演、使巩俐藉此成为名演员的莫言！笔者发见，莫言的长篇总是拿高密东北乡说事，这次亦然。当然这地儿应是文学意义上的而非事实存在的了。

写于2012年10月12日。

（作者为潍坊学院党委副书记）

●拜师莫言●

深知灼见惠师生

牛钟顺

与文学院的师生见面，可以说是莫言来访的重头戏。因为在其纵横驰骋的即席演讲中，他的思想和深知灼见，不断闪现着灿烂的火花。

——莫言在读什么？莫言说，他现在主要是在读一些文史类的东西。只不过现在读书对他来说，已经是有些奢侈。由于近段活动比较多，每天的事情安排得很满，因而坐下来泡杯茶、读本书这样自己觉得最为美好的事情，也常常会被一些事务性的东西打断了。“当然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保持自己的阅读。”

——莫言在写什么？对此莫言没有直接点明，只是说：“我肯定会写一些与家乡有关的东西，但具体什么内容我不能提前‘预报’，因为要做的事太多，经常使自己的‘预报’失准，而一个天气预报员经常报错是不行的。”不过他还是稍微透露了一下，他最近创作的内容与高密茂腔有关，他希望社会要重视高密茂腔，让高密茂腔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——莫言在关注什么？莫言说，文学作品最好的境界是雅俗共赏，但是俗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。“可以俗，但不可低俗。”艺术的根本在民间，一个作家的作品要表现它，肯定摆脱不了一个俗字。但追求低级趣味是他一向反对的。现在的一些演员互相拿肉体取笑，有的甚至拿自己老婆开涮，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，是与我们的传统道德和社会价值相违背的。“现在低俗化的倾向在演艺界盛行，这一点很值得担忧。侯宝林的相声表现的是一些俗的东西，但是俗得很艺术，这个俗是世俗，而不是低俗。”

——莫言对学子们寄语什么？“鉴别力培养靠读经典，写作力提高也靠读经典”。莫言说，在“文革”之前，一年全国只出十几部长篇。而现在，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就有1000多部，再加上网上发表的，一个人一生即使什么也不干都读不完这一年出的东西。对此，莫言希望学子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鉴别力。他说，所谓的经典，就是经过时间淘洗过的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。作为文学院的学生，如果不读上几十部经典的话，是不会有较高的鉴别能力的。而没有较高的审美标准与水准，想写作也是很难提高的。